

萬 有 文 庫

第 二 集 七 百 種

王 雲 五 主 編

宋 文 鑑

(四 十)

呂 祖 謙 詮 次

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

宋 文 鑑

(四十)

呂祖謙詮次

國學基本叢書

宋文鑑卷第一百二十

書

上蘇公書

陳師道

與石司理書

張舜民

與張江東論事書

吳孝宗

上張虞部書

豐稷

與王觀復書

黃庭堅

答李推官書

張耒

與陳瑩中書

陳師錫

答李景夏書

鮑欽止

謝祭酒司業書

周行己

上丞相曾子宣書

晁詠之

上蘇公書

陳師道

散從還辱書。伏承經暑起居萬福。師道奉親如昨。惟方託芘賴。復爾違闕。不能不動念耳。蓋士方相從時。莫知其樂。及相別亦爲難。至其離居窮獨。默默自守。能後知相從之樂。相別之難也。士方少時。未來之日。

長視天下事。意頗輕之。亦易爲別。至其晚莫。數更離合。又以爲難。此蓋志與年衰。顧影惜日。畏死而然耳。謝太傅常謂中年以來。一與親友別。數日作惡。謝公江海之士。遠世絕俗。乃其常耳。顧以別爲難者。豈酣於富貴而習於違順也耶。由是觀之。以別爲難。皆非士之正也。士亦安能免此。當以老爲戒。以富貴爲畏耳。承諭人須久而後知。誠如來示。知人固未易。未易之中。又有甚難。范文正謂王荊公長於知君子。短於知小人。由今觀之。豈特所短。正以反置之耳。古之所謂腹心之臣者。以其同德也。故武王曰。予有亂臣十人。同心同德。而荊公以巧智之士爲腹心。故王氏之得禍大也。聞狙詐咸作使矣。未聞託之心腹也。夫君子無棄人。巧智之士亦非所棄。以爲手足可也。耳目且不可。況腹心乎。蓋勢在則欺之。以爲功。勢同則奪之。以自利。勢去則背之。以違害。使之且難。況同之乎。無德而智。以智營身。而不及事。智之所後。不得不欺。以衛身也。天下之事。又豈巧者之所能乎。士終始不相負。非由義則畏義耳。勢在而不負。豈真不負耶。未疾偏廢。不害爲生。膏肓之潰。弔之可也。常竊悲之。故謂知士當如范公。用士當以王公爲戒也。不審閣下以爲如何。近見趙承議說。得閣下書。欲復伸理前所舉劾文廣獄事。聞之未以爲然。竊謂閣下必不出此。而愚慮所及。亦不能忍者。君子之於事。以位爲限。居位而不言。則不可去。位而言。則又不可。其言之者。義也。其不言者。亦義也。閣下前爲潁州。言之可也。今爲楊守。而與潁事。其亦可乎。豈以昔嘗言之。而不置耶。此取勝之道也。近歲士大夫類皆如此。以爲成言。而非閣下之所當爲也。苟不公言。而私請之。又不如己也。天下之事。行之不中理。使人不平者。豈此一事。閣下豈能盡爭之耶。爭之豈能盡如人意耶。徒使咕咕者。以爲多事耳。嘗謂士大夫視天下不平之事。不當懷不平之意。平居憤憤。切齒扼腕。誠非爲己。一旦當

事而發之。如決江河。其可禦耶。必有過甚覆溺之憂。前日王荆公司馬溫公是也。夫言之以行義耳。豈如馮婦攘臂下車。取衆人之一快耶。竊謂閣下必不出此。而寧一陳之。以効其愚耳。春秋益高。惟爲朝重愼。不勝區區。

與石司理書

張舜民

近呂主簿過訪。蒙示長函大編。副以手書。發而詳讀。其文采燦然是可喜。其趣尙了然是可畏。大凡人見悅目娛心之物。固所喜。及見其志趣特立。不與流俗汎汎然者。寧不畏哉。仍聞吾子方壯齒也。苟有是心。由是道。雖使孔子見之。必曰可畏。況今人乎。又念往昔嘗及見先大夫於關陝間。今又見故人之有子。少年自立。則其喜又可知也。然其禮有如事貴。味其言有如問能。茲二者竊有疑焉。設以我爲貴乎。茲繆矣。如我之所居。人莫不賤之。匪特人之爲賤。亦嘗以自賤也。茲固不足多曉。唯是問能求益。渠敢遽然聞命已來。勿知攸濟。嘗思之。當少壯之時。嘗爲世俗之學矣。亦爲世俗之事矣。苦形勞心。至于今日。晚得賢之書。參味先生長者之論。乃知前日之用心者非也。思欲改轍刻心。變姓名入江海。則齒脫髮禿。形骸若是。朝暮之人也。用是自悼自咎。自笑自罵。繼之以涕泣悲憤。而何及哉。又念無言不讎之訓。苟呂君覆將及門。何以報之。方日用隕穫。反覆于心。無可柰何。尙有一話。可以爲下執獻者。又皆蜀人之事。昔予爲童子。居鄉閭。從學者。是時眉山任師中在幕府。嘗聽師中講道事業。乃云。吾蜀人自往已來。多藝文而少政事。前輩登朝廷。歷郡國。有聞于人者。爲不少也。求之吏事。唯何聖從。陳公弼二人而已。小子不才。敢出其後。雖當時聞之師中。且不知爲何語也。旣年漸長。遊京師。求謁先達之門。是時文忠歐陽公司馬溫公。

王荆公爲學者所共趨之。每聽諸公之論。於行義文史爲多。惟歐陽公多談吏事。旣久之不免有請。大凡學者之見先生。莫不以道德文章爲欲聞者。今先生多教人以吏事。所未喻也。公曰不然。吾子皆時才。異日臨事。當自知之。大抵文學止於潤身。政事可以及物。吾昔貶官夷陵。彼非人境也。方壯年未厭學。欲求史漢一觀。公私無有也。無以遣日。因取架閣陳年公案。反覆觀之。見其枉直乖錯。不可勝數。以無爲有。以枉爲直。違法徇情。滅親害義。無所不有。且以夷陵荒遠。褊小尙如此。天下固可知也。當時仰天誓心曰。自爾遇事不敢忽也。迨今三十餘年。出入中外。忝塵三事。以此自將。今日以人望我。必爲翰墨致身。以我自觀。亮是當時一言之報也。自得是語。至今四紀。未嘗一日去心。是時蘇明久先生父子間亦在焉。嘗聞此語。其後子瞻與人講說。亦必自任吏能。或問之。乃曰。我與歐陽公陳公弼處學來。然師中子瞻亦自負之。語爾。近歲舜民謫居房陵。得陳公弼修城記。嘗以此事書其碑陰。今又敢爲下執獻。夫君子學道也。聞之有先後。得之有淺深。亦繫其根性利鈍。唯政能在勉之而已。少加意則可以得之。孔子曰。居之無倦。非若道學之難也。吾子少年有立。何所不致。所謂先立乎其大者也。茲事乃其緒餘爾。偶因執筆。不覺□□幸亡以者。陋爲忽。非惟左右之爲告。兼告之蘇在廷若兩蜀士君子。

與張江東論事書

吳孝宗

昨日辱諭。以欲敦遣王安國。而有所不可者。試爲閣下評之。竊以安國雖江西人。而其父乃葬江東。今之應進士諸科舉。皆以墳墓爲據。使安國若江東應舉。無有不可。豈有可以應舉而不可以敦遣哉。矧安國未嘗身居江西。其應舉則在淮南及開封府。今縱使江西舉之。亦不過按虛籍耳。非安國身居江西。其在

江西應舉也。閣下又謂近人多舉安國。今更從而舉之。則爲詭隨。且必取笑。此又失之矣。夫自昔稱賢。如孟荀楊韓之屬。前人已誦之矣。而今人又從而誦之。雖閣下亦曉夜與今人同誦也。然未嘗見閣下以詭隨取笑爲疑焉。昔之賢乎。其已死矣。與人同誦而不疑。及方今生之賢。則疑而不敢與人同舉。則是閣下勇於誦死賢。而怯於舉生賢也。人之好賢。死生如一。今誦死則勇而舉生則怯。則是凡謂賢者。特利於死後。而不利於生在時也。特可俟其死後論之。以爲美談。而不可及其生在時。舉之以爲實用也。此何謂哉。爲閣下計者。問安國賢不賢爾。不當問其曾有人舉也。抑不知閣下謂安國果賢耶。果不賢耶。不賢則閣下自不當議之。如以爲賢。閣下之舉是舉賢也。夫舉賢則賢者盡喜。既盡喜矣。尙安有笑。則笑者必是不賢也。苟得賢者喜矣。尙何暇慮不賢者笑哉。況賢者喜。則不賢者笑。又理適然也。古之人見一善。則爭先爲之。惟恐在後。未聞有慮取笑而止者。如使善人每作一善。必先慮不賢笑。則僕恐善人有見善而不爲者矣。且安國之名。其著者久。非是近人未舉時。天下不知。及舉然後始知也。然則安國之賢。不發自近人。而閣下又何以詭隨取笑爲疑哉。蓋前世舉賢。未必出于一夫之口。必也甲旣唱之。乙從而和焉。乙已和之。而丙又從而唱焉。併力舉之。然後庶乎其人始見信而見用也。今則不然。甲旣唱。而乙與丙曰。吾恐詭隨而取笑。則賢者老死于巖穴之中。而人主宰有不開不悟乎廟堂之上矣。惟閣下裁之。孝宗之於安國。相愛最厚。閣下所知也。而孝宗不以私黨自嫌者。猶前志也。閣下之愛孝宗。亦可謂深矣。儻事有秋毫於不義。而固勸閣下使爲之。則孝宗之罪何誅。惟明察焉。

上張虞部書

豐稷

稷觀天下無可責之民。或惡或善。或邪或正。或厚或薄。其風俗使然。治得其情。雖至惡。可使遷善。雖至薄。可使歸厚。治失其道。則反是。乃以民辭。吁何辜耶。近世猶可矜傷悼痛者。莫如農力耕而食不足。蠶而衣不足。凡上之人。少不加意。爲損不細。竊求其端。而嘗慕善治民者。旣仰止之。而又稱誦之。恨不得親見之。向守官於亳。則城父士民論議。縣大夫更歷多矣。能究民情恤民隱。無如吾張公也。聞閣下之名。想閣下之風。恨莫之見。不圖天幸。獲爲屬吏。今旣遇嗣皇。下憫農之詔。深切丁寧。求其策於天下。又遇閣下。能究極民弊之淺深。謹先託書以導志。如閣下賜一席得論其大方。亦可以盡心焉。

與王觀復書

黃庭堅

蒲元禮來。辱書勤懇千萬。知在官雖勞動。無日不勤翰墨。何慰如之。卽日初夏。便有暑氣。不審起居何如。所送詩皆興寄高遠。但詩生硬不諧律呂。或詞氣不逮。初造意時。此病亦只是讀書未精博耳。長袖善舞。多錢善賈。至語也。南陽劉勰。當論文章之難云。意翻空而易奇。文徵實而難工。此語亦是沈謝輩爲儒林宗主時。好作奇語。故後生立論如此。好作奇語。自是文章病。但當以理爲主。理得而辭順。文章自然出羣拔萃。觀杜子美到夔州後詩。韓退之自潮州還朝後文章。皆不煩繩削而自合矣。往年嘗請問東坡先生。作文章之法。東坡云。但熟讀禮記檀弓。當得之。旣而取檀弓二篇。讀數百過。然後知後世作文章。不及古人之病。如觀日月也。文章蓋自建安以來。好作奇語。故其氣象齷然。其病至今猶在。唯陳伯玉、韓退之、李習之、近世歐陽永叔、王介甫、蘇子瞻、秦少游。乃無此病耳。公所論杜子美詩。亦未極其趣。試更深思之。若入蜀下峽年月。則詩中自可見。其曰九鑽巴巽火。三蟄楚祠雷。則往來兩川九年。在夔府三年。可知也。恐

更須改定。乃可入石。適多病少安之餘。賓客妄謂不肖有東歸之期。日月到門。疲於應接。蒲元禮來告行草草具。此世俗寒溫禮數。非公所望於不肖者。故皆略之。

答李推官書

張耒

南來多事。久廢讀書。昨送簡人還。忽辱惠及所作病暑賦及雜詩等。誦詠愛歎。既有以起其渴涸之思。而
又喜世之學者。比來稍稍追求古人之文章。述作體製。往往已有所到也。耒不才。少時喜爲文詞。與人遊。
又喜論文字。謂之嗜好。則可以爲能文。則世自有人。決不在我。足下與耒平居飲酒笑語。忘去屑屑。而忽。
持大軸細書。題官位姓名。如卑賤之見尊貴。此何爲者。豈妄以耒爲知文。謬爲恭敬。若請教者乎。欲持納。
而貪於愛玩。勢不可得捨。雖怛然不以自寧。而旣辱勤厚。而不敢隱其所知於左右也。足下之人。可謂奇。
矣。捐去文字常體。力爲瓌奇險怪。務欲使人讀之。如見數千歲前科斗鳥跡所記。弦匏之歌。鍾鼎之文也。
足下之所嗜者如此。固無不善者。抑耒之所聞。所謂能文者。豈謂其能奇哉。能文者固不能以奇爲主也。
夫文何爲而設也。知理者不能言。世之能言者多矣。而文者獨傳哉。因其能文也。而言益工。因其言工。而。
理益明。是以聖人貴之。自六經以下。至于諸子百氏。騷人辨士論述。大抵皆將以爲寓理之具也。是故理。
勝者。文不期工。而工。理愧者。巧爲粉澤。而隙間百出。此猶兩人持牒而訟。直者操筆不待累累。讀之如破。
竹。橫斜反覆。自中節目。曲者。雖使假詞於子貢。問字於楊雄。如列五味。而不能調和。食之於口。無一可愜。
何況使人玩味之乎。故學文之端。急於明理。夫不知爲文者。無所復道。如知文而不務理。求文之工。世未。
嘗有是也。夫決水於江河淮海也。水順道而行。滔滔汨汨。日夜不止。衝砥柱。絕呂梁。放於江湖。而納之海。

其舒爲淪漣。鼓爲濤波。激之爲風飈。怒之爲雷霆。蛟龍魚鼉。噴薄出沒。是水之奇變也。而水初豈如此哉。順道而決之。因其所遇。而變生焉。溝瀆東決而西竭。下滿而上虛。日夜激之。欲見其奇。彼其所至者。蛙蛭之玩耳。江河淮海之水。理達之文也。不求奇而奇至矣。激溝瀆而求水之奇。此無見於理。而欲以言語句讀爲奇之文也。六經之文。莫奇於易。莫簡於春秋。夫豈以奇與簡爲務哉。勢自然耳。傳曰。吉人之辭寡。彼豈惡繁而好寡哉。雖欲爲繁而不可得也。自唐以來至今。文人好奇者不一。甚者或爲缺句斷章。使脈理不屬。又取古書訓詁。希於見聞者。□□而說合之。或得其字。不得其句。不知其章。反覆咀嚼。卒亦無有此最文之陋也。足下之文。雖不若此。然其意靡靡。似主於奇矣。故預爲足下陳之。願無以僕之言質俚而不省也。

與陳瑩中書

陳師錫

奉別累月。不敢作書爲問。而傾鄉之心。食頃不忘。李君至。辱手書。伏聞謫官東去。裕如也。繼衛守急。足回。又得所惠答。喜聆起居冲勝。甚以爲慰。蒙示日錄論及二編。具悉公之忠義。尊主之心。天日可鑒。然其言數齟齬者。蓋公之言。未能信於人也。未信於人者。以公之心。於此事。自未通徹耳。敢以所聞奉洩。儻以爲然。當有裨助。所謂尊私史而壓宗廟者。公特謂曾丞相爲人所賣。不當進日錄以爲國史之證也。公知其爲私史耳。而不知其爲誣僞之書也。公熟閱之。當盡見其誣僞者。不知其爲誣謗之書也。公精考之。當盡識其誣謗者。昔嘗見葉致遠言。荆公晚年自悔作此書。臨終命門人焚之。下焚他書。以紿公。公歿。卞遂縱橫撰造。恣逞私意。甚者至於因事記言。爲異日自使之計。有知識者。孰不欲辨明。第以人微言薄。不足以

勝朋姦之凶焰。故隱忍耳。吾友奮不顧身。挺然明此一大事。豈特怯懦之人仰嘆不已。而宗廟之靈。聖者在天之憤。實有望於吾友也。然吾友謂安石聖人也。與伊尹同侪。此何言之過也。吾輩在學校時。應舉覓官。析字談經。務求合于有司。不得不從其說。至于立朝行己。則是是非非。烏可私也。春秋孔子之所作也。先儒斷天下之事。決天下之疑者。春秋也。安石廢而不用。正君臣。定名分。春秋之法也。安石治平中。唱道之言曰。道隆德駿。雖天子北面而問焉。與之迭爲賓主。夫天尊地卑。不可易也。明此南面。堯之爲君。明此北面。舜之爲臣。自古未有君而北面者。安石以性命道德爲說。乃謂君可北面。與臣迭賓主耶。吾友謂安石神考師也。此何言之失也。神考於熙寧間。兩相安石。首尾不過九年。逮元豐之親政。安石屏棄金陵。凡十載。終身不復召用。而亦何嘗師之有。自古有天下之君。未嘗不守祖宗之成憲。明訓。後世子孫。妄爲更張。鮮不召亂。豈有掃蕩我祖宗之憲之訓。遠取三代。渺茫不可稽考之事。力行之者。夏之時。五子作歌。則述大禹之戒曰。皇祖有訓。商之時。傳說之訓。高宗亦曰。監于先王成憲。其永無愆。周之時。成王命蔡仲。則曰。率乃祖文王之彝訓。是三代之君。亦各述其祖宗訓戒如此。安石乃盡取而變亂之。可乎。吾友又曰。安石有剗弊革故之功。此何言之陋也。祖宗之法。行之幾百年。累朝聖君賢臣。不敢輕議。道則愈久而愈通。法則積久而必弊。因其弊而革之。雖弊不窮。仁皇之末。適當因革之時。而神考初政。有爲必有剗弊革故之臣。苟得忠厚之人。則祖宗之法。尙可因弊革故。再新無窮。不幸遇安石。力掃痛蕩。一切顛倒之。當是之時。士知其非。民不從令。安石乃以商鞅必行之心。立賞罰以變天下之法。橫目之民。但趨賞避罰。安知長久之利害。于今五七十年。成敗可見。風俗之醇醜。於祖宗時如何。廉恥之廢立。於祖宗時如何。人才之美。

惡於祖宗時如何。民力之貧富於祖宗時如何。今則元臣耆舊彫喪殆盡。遺民父老在者幾希。而上之人方且紹之述之。愚恐更一二十年。事窮力殫。弊盡百出。土崩瓦解之勢見。而祖宗之舊制。上下罔知。雖欲紹復不可得也。孤忠所以痛心疾首者此耳。若謂剗弊革故之功。非敢聞也。吾友又謂安石有講解經義之能。有作成人才之功。此何言之蔽也。安石之學。本出於刑名度數。性命道德之說。實其所不足。解經與義。皆原於鄭康成孔穎達。旁取釋氏表而出之。後學不考其本。因受其欺耳。吾友所論善則善矣。而未盡也。輒以此洩聞。此事匪易辯。更須熟考日錄根本。識其真偽。乃可正此事矣。至懇至懇。吾友方遷謫。然居善地。不足憂惱。師錫緣編排舊疏。早晚必有行遣。決無輕恕之理。相見無期。萬萬自愛。李君遣人附此書。幸爲祕之。勿重其罪也。

答李景夏書

鮑欽止

向辱書勤甚。屬差考試山陽。往反彌月。到家未弛擔。小兒不幸。親黨亦有哭泣。忽忽無好懷。受代不遠。俗事日加多。故因循不得爲報。皇恐皇恐。師文到官。亦已暮年。靖共職事。當不素食。位無小大。必行其志。期於無媿而已。世之士大夫。在下則卑。某官曰。此不足爲也。皆偃然自高。不事事。慕晉人恐不及。至登用於上。亦果肯有爲乎。夫富貴在彼不可期。終身小官。亦終身不事事矣。然則食人之祿。獨無媿耶。錄事參軍。實郡紀綱。於事當無不統。今任用重。輕與古殊絕。文書行吏。或有以相關者。顧皆不急。然筦庫狂獄。率兼領之。尙號煩碎。欽止始至之日。與之立科條。坐曹不少休。或相勞苦曰。公儒者。翰墨職也。米鹽且敗公意。或相詆毀曰。是銳始者久必怠。欽止爲之。將三年也。蓋如是而後安。夫材力不任其事。冒焉以居。材力足

任矣。苟且以自便。小官可也。官益大。任責益重。又將冒焉。又將苟且焉。一身或免矣。如國何。此時俗習以爲常。而古人所大懼。師文磊落遠器。今乃局促於委吏之末。日與市井小人。商榷銖兩。惟恐無贏餘。以登有司之課。誠若有可厭。顧官以是爲職。欽止私憂執事之怠也。是以有前所陳。願少察之。昨書推譽皆過其實。謹避席不敢當。置規皆中其病。謹再拜受賜。朋友道絕久矣。今爲尤甚。平居接盃酒。出肺肝。非專道義之交。皆勢利之求也。陽爲道義。陰爲勢利。尙多此族。一臨危機。真情乃見。若夫相期於寂寞之濱。見賞於歲寒之後。善以相稱。不善以相戒。此前修之高風。而欽止非其人也。乃幸辱焉。詩曰。中心藏之。何日忘之。敬誦此章。以爲左右之報。冬候凜凜未見。伏惟進學自愛。

謝祭酒司業書

周行己

古之爲天下者。至簡易也。舉天下而付之百執事。使分爲之。未嘗總總焉。致疑於其人。蓋先之以庠序之教。孝悌之義。使人人皆知仁義之行。而無犯上作亂之心。然後委之以府庫。而不疑其竊。與之以封疆。而不疑其叛。託之以社稷。而不疑其亂。非謂其法制足以使人不能竊且亂也。能使人不爲竊且亂也。後世之爲教者。異於是矣。大開祿利之路。以誘之於前。而嚴其法禁。以驅之於後。使天下之人。皆搖奪其忠實之良心。而顛沛於利害之間。上下一道。而莫之覺也。是以天下之人。生則溺於耳目恬習之事。長則師世俗崇尚之言。以仁義爲迂闊不切之務。而甘心於得喪榮辱。以爲實有。嗚呼。胡爲而莫之覺也。昔之舉天下之善者。莫不歸之於舜。舉天下之惡者。莫不歸之於跖。而孟子以爲舜與跖之分。無他。義與利之間而已。夫天下之人。莫不爲義也。固未必人人皆至於舜。莫不爲利也。固未必人人皆至於跖。而匹夫單行一

不受嗟來之食。此其爲義至小也。然而君子之所以與之者。謂其已有舜之心矣。尋常之人。簞食豆羹。之不忍。此其爲害至小也。然而君子之所以惡之者。謂其已有跖之心矣。是故聖人之所恃以爲天下者。爲其有善教。以養天下仁義之心。而君子之所以自重其身。以有仁義之實也。行己生而守父兄之訓。長而聞先生長者之言。皆以爲如此。是以平居不忍一日僂焉其躬。取利於君子之所賤。蓋嘗三省於視聽言動之間。不使斯須有不慊於心之餒。謂古之善擴充仁義之心者。其要在此。比者國家欲得天下可用之才。而舉天下之士。各付之有司。使觀其仁義之言。以求其仁義之實。而行己嘗以其所知者。寓之於無能之辭。以應有司之問。而或者因其言。以得其心。謂其學之不苟也。迺越去等夷。拔於數千百人之中。不責其記誦疏略。不繩以科舉法度。而特取其心之所存者。如行己者。抑何足道。而有司所以取士之意。甚美也。夫爲國家養天下仁義之才者。太學也。爲國家得天下仁義之士者。有司也。然則行己亦自有心矣。故因近世舉子之常禮。而得以區區之說。致謝焉。

上丞相曾子宣書

晁詠之

詠之聞禍福成敗。非獨天命。實人爲有以致之。古人論天人之精微。窺機變之源本者。蓋及乎此矣。不可不察。詠之不肖。獨喜妄論天下事。以謂治亂存乎時。所以致此者。繫乎相。故嘗考古今之迹。而論之曰。有一時之相。有萬世之相。其術出乎一時者。雖工必拙。整安必危。禍不勝諱。其術出乎萬世者。當年享其利。國與家皆蒙其福。愈久而愈傳。周召衛畢。身致天下。多者輔四世。蓋數十世。其子孫亦數十世。其賢至今不已。商鞅李斯相秦。當其盛時。天下有識者。已知其必敗。勢處廊廟之嚴。而身無旦暮之安。其辱至今亦

不已。蕭曹魏丙與其他名公卿。非必有往者聖智之姿。其術是也。卒享安榮。王導當晉之東。輔中才而建危國。外又有王敦之嫌。其術是也。遭時處變而不遷。其後世之盛。實終江左。裴度之相。自憲宗歷世多故。其賢不傷。李德裕相一武宗。可謂盛矣。而禍不旋踵。裴度不死。及相會昌。其功烈可致。而禍敗亦不及。魏謩季世賢者也。德裕以謩楊李所薦。亟貶逐之。如此禍何可免。本朝呂文靖三相。而身愈安。其間蓋多事矣。而禍不及。王文正輔政十八年。而寵不替。此二公者。其事甚簡。其身至逸。其享富貴最久。至今爲大家。近時以來。事多反此。亦其操術然也。周召衛畢。下及文靖。其術出乎萬世。時祇恪謹審。戒乎妄發。利於今。思其所以害於後。快於我。顧其所以復於人。屈折於天下之士。使導宣德澤。逮于遠邇。天下歌之。□仰其惠。故蒙讒毀而用不替。遭時變而死不危。其子孫亦有無窮之福。商鞅李斯德裕。非不才且賢也。其術出乎一時。故矜其智能。倚其勢利。利於今。不思所以害於後。快於我。不顧將以復於人。抑天下士顯與之爲仇。無近民之政。使天下惡聲必出於己。故寵極勢殫。時遷事變。則禍不勝載。然則禍福成敗。果有以致之。非獨天命。果不可以不察。往者執事在樞府。輔佐造膝之言。廟堂論爭之語。天下仰其德而蒙其利。知執事之於國忠也。士大夫失職不得進。有才者抑而不得伸。執事周旋獎激。如謀己私。知執事之於善人厚也。異時州郡間。蚤緣軍興。以漁斯民者。執事察見不少貸。知執事之愛吾民者深也。善人之譽。執事者日益多。道日益光。而名日益美。故執事遂相今天子。豈非有以致之乎。然執事位益尊。天下所以望執事者。益衆。執事宜加意於在前。使恩信及於士大夫。而德澤浹于天下。益屈己下士。無愛爵祿。使無遺材。賢能者。登進。疑危者。消釋。破碎比周。達爲和氣。無賢不肖。皆能誦執事之功德。而草野小人。外及四夷。皆知

仰執事之名姓。朝廷有太山之安。吾君有神聖之治。執事亦有無窮之聞。實惟萬世相之術。于以永富貴。建功業。都美譽。而貽子孫。豈不偉歟。詠之愚不肖。自先人棄諸孤也。奔走於衣食。行年四十而老。詩書志日益遠。而身日益不偶。可謂窮矣。然未嘗以一語鳴其哀于王公大人之前。今獨於執事之門。發其狂瞽者。知執事之明。足以致是。而詠之之言。亦宜聞於執事。虛冒鈞聽。俯伏待罪。

宋文鑑卷第一百二十一

啓

賀刁祕閣啓

回穎州曾學士啓

賀舒州李相公啓

免奉使啓

答胡秀才啓

謝館職啓

與晏相公啓

回文侍中啓

回諫院傅龍圖攀違書

穎州通判楊虞部書

回寶文呂內翰啓

賀呂相公兼樞密啓

賀呂待制啓

楊億

劉筠

夏竦

夏竦

歐陽修

歐陽修

歐陽修

歐陽修

歐陽修

歐陽修

歐陽修

宋祁

宋祁